

## 沙拉莫夫——集中营文学的又一拓荒者

吴嘉佑

(黄山学院中文系, 安徽 黄山 245021)

**提 要:** 集中营文学是 20 世纪俄罗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它在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占据独特的板块。沙拉莫夫作为集中营文学的拓荒者, 以其亲身经历和全部真诚告诉世人那里的一切, 以纯洁的艺术之笔开创了俄罗斯集中营文学。如今, 他的作品受到越来越多的世界读者的关注和欢迎。本文旨在把沙拉莫夫全面地介绍给中国读者, 以期抛砖引玉。

**关键词:** 沙拉莫夫; 集中营文学; 艺术特色

**中图分类号:** I109.9

**文献标识码:** A

我一心想成为莎士比亚,  
可集中营毁了我的一切。

瓦·沙拉莫夫

20 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不能没有集中营文学, 也不能没有索尔仁尼琴, 更不能没有它的拓荒者——沙拉莫夫。1959 年, 刚刚踏上文学道路不久的索尔仁尼琴在 3 周内极其神速地写出他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两年后, 终因得力于《新世界》杂志主编 A·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斡旋和赫鲁晓夫的首肯, 小说在《新世界》1962 年第 11 期上与读者见面。从而, 它在客观意义上开创了俄罗斯集中营文学。小说一经问世, 就给作家带来极大声誉, 使他一举成名。然而, 殊不知, 早在 50 年代初期, 刚从古拉格生还的沙拉莫夫就已开始紧张地创作他的集中营小说《科雷马故事》(以下简称《故事》), 而且他从此终生一直在这块荒地上笔耕不辍。他梦寐以求把自己的《故事》亲手交到俄罗斯读者的手中。1964 年, 索尔仁尼琴读完《故事》的手稿后立即写信给沙拉莫夫, 信中写道: “我坚信我们将活到《科雷马诗抄》和《科雷马故事》同时出版的那一天。我坚信这一点! 到那时世人都将知道瓦尔拉姆·沙拉莫夫是何许人也。”(B.Шаламов 1998:488) 这一天, 索尔仁尼琴等到了, 但沙拉莫夫没能等到。《故事》只在作者死后多年才与俄罗斯读者见面, 这是命运的不公平。不管命运多么不济, 沙拉莫夫以其坚强的毅力走过了极其艰难的一生。

—

瓦尔拉姆·吉洪诺维奇·沙拉莫夫(1907—1982)生于沃洛格达城的一个牧师家庭, 自幼深受父亲进步思想的影响, 渴望正义和自由, 酷爱读书。少年时立志成为民意党人, 为反对专制而斗争。11 岁那年, 灾难就走进了这个不幸的人的生活: 父亲病重, 双目失明、家贫、哥哥夭折, 全家只靠母亲维持。这一切都在后来的中篇小说《第四个沃洛格达》中再现。1924 年, 17 岁的沙拉莫夫只身来到莫斯科, 为养家他不得不在一家皮革厂干了两年制皮工。1926 年他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 一心打算将来从政。可是, 1929 年 2 月他因参加莫斯科大学托洛茨基派的地下活动, 宣传“列宁遗嘱”而被捕。3 年后, 他回到莫斯科改而从事文

学。这期间，他积极参加文学小组和诗歌朗诵会，迷恋勃洛克，崇拜未来派和“列夫”派的作家，并开始写诗。也就是在此时，他结识了俄国“事实文学”大师C·特列季亚科夫，后者对他后来的“文献小说”产生了巨大影响。1936年沙拉莫夫发表他的小说《阿乌斯基诺的三次死亡》。可是，次年1月，沙拉莫夫又因参加“托派反革命活动”再次被捕，且被判5年徒刑，从此去了科雷马集中营，辗转几处，被罚苦役。刑期刚满，又因称蒲宁是“俄罗斯伟大作家”被判10年徒刑，剥夺公民权利5年。这样，他在科雷马集中营度过15年的苦役生活。1946年沙拉莫夫在科雷马有幸结识犯人医院的医生A·潘丘霍夫，在他的帮助下去了中心医院学习医士课程，结业后在那里从医。尽管在医院没有任何行动自由，但这里的生存条件要远比井下好。俄罗斯文学应当感谢这位好心的医生，他不但挽救了这位俄罗斯集中营文学的又一拓荒者，而且还把他送上了文学道路。正是在这里，沙拉莫夫开始偷偷地写他的《科雷马诗抄》。

1953年冬天，沙拉莫夫获释回到莫斯科。但妻子与女儿已无法接纳他，同时，莫斯科也不能接受他，他只好独自去了加里宁州的一个小镇住下。次年春天，在那里他动手写《故事》和诗集。1956年沙拉莫夫被平反，定居莫斯科，同年，与奥尔加·谢尔盖耶夫娜·涅克留多娃成家。1957年他担任《莫斯科》杂志的记者，开始发表诗歌。一年后他病重住院，并因残疾而退休。1961年他的第一个诗集《火镰集》问世，其后他继续创作《故事》、《左岸》、《铁铲艺人》。1964年诗集《树叶的絮语》出版。此时，疾病加重，痛苦与烦恼不断折磨他，加之集中营的生活促成的孤僻性格使他越来越无法与周围的人相处。1966年他与妻子分手。1967年他的诗集《道路与命运》出版，同时开始撰写自传中篇《第四个沃洛格达》、《松树的复活》和《维舍拉的别裁小说》以及《手套》（又名《科雷马故事之二》）。这时，命运之神又接二连三地打击他。他双目渐渐失明，身躯日益行动不便。他再一次与命运之神抗争，在孤独和病重中加紧创作，并先后于1972年和1977年出版最后两部诗集《莫斯科的云》和《沸点集》。但长期以来，让沙拉莫夫最为痛苦的是，他的科雷马系列故事因“缺乏劳动热情”以及充满“抽象的人道主义”而一直未被允许出版。1978年，英国首次公开出版俄文版《科雷马故事》，此后这部小说又分别在巴黎和纽约问世。1980年法国授予沙拉莫夫文学“自由奖”，此时，他已住进老年残疾人医院，双目完全失明，没有任何行动能力。但就是在生命的尽头，他依然坚持口授创作。1982年1月17日沙拉莫夫终于走完了他那艰难的一生，永远安息在莫斯科特罗耶古罗夫斯基公墓。

## 二

《故事》于80年代末在俄罗斯问世，是沙拉莫夫的代表作。《故事》本身包含33个短篇，但它远非“科雷马悲剧”的全部。与《故事》同出一辙、一脉相承的还有《左岸》、《铁铲艺人》、《罪犯世界的特写》、《松树的复活》、《手套》（又名《科雷马故事之二》）等等。因此，从广义上说，“科雷马故事”指的是沙拉莫夫反映斯大林时期集中营生活的全部160多篇小说，作家从各个侧面把自己近20年集中营中的苦难历程按时间线索一一再现。作者的思想、命运和灵魂是同一树上的枝、同一河中的水。从直观上看，《故事》的系列小说极为类似马赛克组成的大幅壁画，它展示给读者的是科雷马集中营全景图。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H.索尔兹伯里认为“这些小说是一捧宝石”，而俄罗斯的沙拉莫夫研究者E.沃尔科娃则认为这些作品像是“多层面的闪烁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美学光辉的水晶石”。

《故事》的第一个特征是主题的严肃性。科雷马集中营是20世纪两大类型集中营之一，是人类苦难、死亡、罪恶的集结地，这里可以见到的是：监狱、矿井、犯人、雪地、泥泞、零下55度的严寒、没有休息日、一天不到500克的面包、铁击声、打骂声、呻吟声、疾病、死亡、杀戮、偷窃、盗尸、告密——死亡每天都在发生，一般人在这里只能活3周。这里的生活只有一个信条：今天你死，明天我死。一个道德纯洁的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天生丽质的人，等待他的只能是牢房、死亡和牺牲。自传性小说《我的案子》的主人公沙拉莫夫

因为讲真话（“蒲宁是俄罗斯伟大作家”）而被人告上法庭，结果被判 10 年徒刑和 5 年剥夺公民权，被投进监狱；少校普加乔夫帮助难友逃离集中营而英勇战斗到最后一刻（《少校普加乔夫的最后战斗》）；天生丽质的尼娜就因为长得美而处处遭人陷害，最后成了医士拉古欣的牺牲品（《普鲁斯特》）。

面对苦难与死亡，沙拉莫夫认真地进行了严肃的思考，他站在历史、未来和宇宙三维空间的交叉点上来审视集中营的现实，认为这是俄罗斯人民的苦难和命运，他要求读者和世人不要忘记这段悲剧历史，指出“世上再也没有比试图忘记这些罪恶更下流的了”。同时他在描写集中营生活时主张“恰当，不加夸张”。他的全部小说绝无幽默也极少讽刺，更没有任何激情的鼓动。作家力求冷静客观地、依据事实陈述自己的所见所闻，甚至做到不偏不倚、不露声色地描写主人公，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主人公和读者。例如，在小说《卡丽娜·巴甫洛芙娜·采巴洛娃》中，作家在描写女主人公起初背叛丈夫，后又明白生活意义时，既不对主人公指手划脚，也不对读者指点迷津，而是充分让他们自己去理解和判断。同样，《我的案子》的主人公沙拉莫夫，亦即作家本人，面对费多罗夫、扎斯拉夫斯基和克利维茨基这些可耻之徒和告密者时没有任何冲动，极为平静地照实写来。作家面对自己和读者，极其严肃地对集中营这段历史进行认真反思，他把个人的命运与人民的命运统一起来，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统一起来。他这种对待生活的严肃态度正如他借小说《丽达》中的男主人公克利斯特之口所说的“不能与生活开玩笑，生活是一个严肃的玩笑”。

《故事》的另一个特征是作家的崇高道德感。《故事》具有翔实的史料性和自传性。作家把自己在科雷马的种种经历和体验以及见到的“人不应当、也无权见到的东西”如实告诉读者。读者在阅读中也总能感到作家无处不在，并时刻参与着每一个事件。沙拉莫夫试图通过自己的《故事》提出并解决时代最重大的道德问题。他在《论小说》一文中谈到，自己的《故事》的全部主题就是道德主题，是扬善惩恶的主题。他指出：“集中营主题——是当今基本的主要问题。这一问题要比战争主题重要得多。”（В.Шаламов 1998:370）因为战争中帝王与人民更为接近了，而集中营却在营造一个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国家的人心相背、相互仇视的精神空间，它不但摧残人的肉体，而且彻底毁灭他的心灵与道德。那里的人完全失去了社会属性和道德观念，在精神和肉体上被奴役之后变得凶恶、下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告密者和密探，人类自身自古以来最坏的东西全被他们继承，甚至来自人民的人和农民也不比知识分子更善良，在恶势力的迫害和同化下，他们已没有任何抗恶的能力，只能是恶上加恶。集中营成了现实罪恶世界的缩影。“集中营，不是地狱和天堂的对比，而是我们生活的模具……集中营……是世界的临摹。”（В.Шаламов 1996:12）诚然，沙拉莫夫在认识这一问题时并不把一切都归罪于斯大林个人，在区别对待刽子手和牺牲品时，在道德上他并不为后者辩护。

沙拉莫夫还认为集中营的劳动是摧残人性的劳动，是不道德的制度。他愤怒地揭露了集中营的“劳动是受人尊敬的事业、光荣的事业、英勇和英雄的事业”这一口号的欺骗性，指出那里的劳动不可能使人感到自豪，只能教人学会仇恨劳动。读者可以从小说《木匠》中了解到，主人公波塔什尼科夫认为强制别人劳动是不道德的行为，他因此拒绝当队长。当然，须要指出的是，沙拉莫夫并不仇视人类一般劳动，恰恰相反，他把劳动提高到道德水准上来认识，并指出集中营那可怕的苦役是一个反面经验和反面教材。正是这一经验赋予他道德权力、审判权力和写作权力，使他成为“时代的法官”。

沙拉莫夫是个双料作家，他不仅是小说家，而且是诗人。他一生写了 670 多首诗，分别出现在 5 个诗集中。为区分时间和突出主题起见，他把它们按时间分界，以 1956 年平反为界限，分成前后两个部分，前者为《科雷马诗抄》，后者为“后科雷马诗抄”。《科雷马诗抄》是他的诗歌代表作，出版于 1994 年，因诗人当时在集中营用各种纸张装订成写诗的本子而得名，它们包括《蓝色练习本》、《邮递员的背包》、《个人与隐私》、《金山》、《柳叶菜》和《北

纬地带》。诗抄不再是以集中营生活为中心主题，它们是关于善与恶、关于国家与历史、关于爱和信任、关于宇宙、关于艺术、关于自然、关于集中营的一切的思考，其中突出的主题是人与自然的复杂联系。他笔下的大自然是拟人化的大自然，是能用语言与人交流的大自然，它时而善解人意，与人为善，时而对人严酷无情。照诗人的理解，问题不在大自然，而在我们人类自身，当人类与大自然和谐时，它给我们带来崇高的欢乐，反之，人类就会遭到它的惩罚，人类与大自然应当共守一个道德准则。

沙拉莫夫的诗比小说更具传统性。在风格上更近费特和丘特切夫。他在诗歌创作和理论方面的探索是对俄罗斯诗歌的贡献。《诗抄》是沙拉莫夫的艺术活命水，也是他的生命的内驱力，正是诗歌帮助他在科雷马活下来。沙拉莫夫的小说与诗歌是并重互补、不可分割的，它们构成作家和诗人的生命史和心灵编年史，折射出俄罗斯人民的苦难以及他们身上的历史和社会责任感并造成“个人崇拜”的负罪感。

### 三

沙拉莫夫曾在《关于我的散文》一文中强调说：“艺术家的事业就是形式”。（В.Шаламов 1998:376）作为小说家，在内容与主题由命运确定之后，他就形式作了一番深思熟虑的选择。早在1936年他就对短篇小说这一形式情有独钟，小说《阿乌斯基诺的三次死亡》就是证明。从科雷马回来后，沙拉莫夫依然采用短篇小说这一形式继续创作，但他已不再满足于传统的短篇小说，而是改用一种“新型小说”，用他自己的话说，“不是文献散文，而是呕心沥血得来的、类似文献的散文（не проза документа, а проза, выстраданная, как документ）”。

（В.Шаламов 1998:370）他甚至惟恐读者误解，正面回答读者说：“当人家问我写什么时，我答道：我不是写回忆录，《科雷马故事》中没有回忆。我不是写小说，准确地说，我力求写的不是小说，而是某种但愿不是文学的东西”。（В.Шаламов 1998:370）看来，我们不应当把《故事》当作故事来读，也不应当把它们当作文献来看待，它们是饱含着作家的辛酸与苦难、形式上类似文献的一种文学样式，我们这里暂且称之为“类文献散文”。沙拉莫夫还指出“新型散文”的重要标志是作者的绝对真诚。这也许是理解沙拉莫夫作品的关键所在。读着他的每一篇小说，我们无不感到作家正是怀着真情，含着眼泪向读者诉说“自己的血泪和自己的遭遇”（沙拉莫夫语）。正如后来他自己谈到的：“每一个故事，它的每一个句子都是在空无一人的房间里哭喊出来的，我写作时总是在跟自己讲话。我喊着、骂着、哭着。泪水不住地淌着。”（В.Шаламов 1998:383）

从《故事》的篇幅来看，有长有短，长则3万字，短则数百字，它们多在数千字以内，可谓短篇小说。沙拉莫夫之所以钟爱短篇，这是因为他在他看来，60年代长篇小说已经死亡，任何人也无回天之术。他甚至指出契诃夫在试写长篇小说时遭到失败。他称《日瓦戈医生》是俄罗斯最后的长篇小说。为此，他高赞曼德尔施塔姆夫人的回忆录，认为回忆录文学是“时代的心声”，是“时代的象征”。同时，他更推举文献小说，认为当代读者只相信文献，因为它给读者一种参与感。无疑，沙拉莫夫的“长篇小说过时”论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但他看到长篇小说的结构设计和情节构思中不可避免地烙有作家的主观意志的痕迹，这与他的集中营题材不相适应。这一点他是对的。集中营生活题材内容广泛，事件如山，人物丛生，要使读者充分相信，如临其境，采用《战争与和平》的形式和方法必然利少弊多。当代读者的客观要求已不再依附于作家的主观意志，他们甚至有权要求作家写得百分之百真实，更有权选择他们所喜爱的作家，这也许正是沙拉莫夫的作品一经问世就受到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沙拉莫夫十分尊敬读者，充分相信当代读者的艺术鉴赏力，坚决反对托尔斯泰式的艺术说教。应该说，他使艺术和生活更加接近了一步。此外，沙拉莫夫又认为短篇小说这一体裁极为方便，而且抨击性极强。照他的解释，他的每一个短篇都是给极权主义一记响亮的耳光，同时也给那些丧尽天良的人们敲响了警钟。从手法来看，沙拉莫夫完美地发挥了这一新型体裁的优势，他把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同时引入自己的作品，给叙述带来方便，且真名假名并用，给同一

人物（作家本人）以不同的姓名，如：安德烈耶夫、戈鲁别夫、克利斯特、沙拉莫夫等出现在不同的作品中。可见他认为《故事》不是文献小说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并不否定作品中必要的场景虚构和人物心理刻画以及事件的矛盾冲突。从效果来看，沙拉莫夫成功地运用了这一体裁，驾轻就熟，如鱼得水。无数个短篇由记忆这一纽带和内在的人物线索连成一个整体，构成了不是长篇的长篇，读来不仅具有很强的真实感和说服力，而且又不失分寸感和空间感，从而，给读者留下想象和再创作的余地。他不愧是俄罗斯杰出的作家。

毋庸置疑，沙拉莫夫首先是属于俄罗斯的，他的文学根基深深扎根于俄罗斯的文学土壤。他高度评价了俄罗斯古典文学，认为它具有不可超越的地方。他热爱普希金，喜欢果戈理，并极力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他是俄罗斯文学的天才；在诗歌上他亲近费特和丘特切夫，称赞勃洛克、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在小说方面，其叙述风格与契诃夫接近，他的创作笔墨经济，没有意外的结局，宏伟的构思往往由一两个情节完成。虽说较少抒情，但《偃松》、《小路》、《瀑布》等名篇又使人想起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他的“新型散文”则明显是受“列夫”派作家C.特列季亚科夫的“事实文学”的影响。他曾开诚布公地承认，“在某种意义上，我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流派的直接继承人。”（В.Шаламов 1998:383）然而，他对俄罗斯古典文学的看法又是独特的。他反对俄罗斯和世界文学中那种童话般的描写，认为它们之所以诱人，是因为它们所表现的要比实际更好，特别是俄罗斯文学，常常欺骗了人民，未能使读者从心理上作好准备，从而导致 20 世纪的混乱。

其次，沙拉莫夫又是属于世界的。如果说他的诗歌充分汲取了俄罗斯诗歌的文学养分，是纯俄罗斯民族的诗歌，他本人是 20 世纪的丘特切夫，那么，他的小说则由于某种获得性而产生了现代派的变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是非俄罗斯传统的”（沙拉莫夫语）。在心理描写上他尤为接近西方现代派意识流，是俄罗斯的普鲁斯特，无怪乎他在自己的小说《普鲁斯特》中对《追忆逝水年华》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小说大大拓宽了文学视野”。细心的读者不会忘记，《我的案子》、《丽达》、《课程》等，甚至包括他的大部分小说都含有刻意而又独到的心理描写，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往往伴着作家的主观意识，沿着记忆的逻辑线索自由流淌，例如，克利斯特医士在获释前关于往事的回忆和如何获释的心理活动过程（《丽达》）、沙拉莫夫被诬告上法庭时的种种联想和思考（《我的案子》）、以及集中营医院里精神病患者的潜意识活动无不是作家意识的自由流露。不过，不同于普鲁斯特的是，他不是让意识随意流淌，而是力求让它们有序不乱地流动。60 年代，沙拉莫夫不顾圈内人士反对，坚决、勇敢地把这种意识之“流”引入俄罗斯文学的河床。作家这种文学上的上下求索精神和不畏笔伐的胆识不能不令人敬佩。

象征性在沙拉莫夫的小说和诗歌中比比皆是。它是沙拉莫夫创作中的美学特征之一。沙拉莫夫说：“任何景物描写的细节都可成为象征和暗示，只有这样才会有自己的涵义。”（Е.В.Волкова 1998:87）象征在他那里是本体的、原型的、同时也是心理的。他的象征又是多维的和奇特的，生活和大自然中的一切都可成为他的象征主体。如颜色的象征常见于他的诗歌中，白色象征明亮、透明、寒冷；蓝色象征死亡和牺牲；黑色象征痛苦；诗歌中的音乐（音乐会、小提琴）是正面事物和美的象征；纸象征艺术、文化和诗歌；石头象征着秘密；偃松象征着理想和希望；落叶松象征着记忆；道路象征着俄罗斯精神等等。然而，象征也好，意识流也好，在沙拉莫夫的诗歌中绝不是厌世情绪、颓废思想、神秘哲学和抽象理念的表达和渲泄。他从不无病呻吟，也不故弄玄虚，而是恰到好处地充分运用象征的“合理内核”。他笔下的独轮车是集中营的具体象征，这一形象具有深刻的概况意义。

作为诗人和小说家，沙拉莫夫称得上是语言大师。作为诗人，他的诗歌的旋律美和音乐美独具匠心，无可挑剔，同时他把诗歌语言及其节奏感带入了小说创作中。他说：“散文也要求有节奏感，没有节奏，散文便不存在。”（Е.В.Волкова 1998:72）并且他提倡诗人应该会写散文，这大概可以说是他的醉翁之意吧。作为小说家，他一贯反对南俄文学派的华丽词藻，

为了这一点，他甚至对列夫·托尔斯泰也不怀敬意，不喜欢他那鱼贯式的宾语从句，就连受他推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因这一点遭到他的指责。他对普希金和契诃夫简练的语言怀有好感，但他的简练是现代式的，且与多斯·帕索斯的电报文体和海明威的报刊文体又无共同之处。他的叙述文体自成风格，用短语代替长句，用标点符号替代动词（尽可能少用动词），遣词造句简单明了，且富有意境和哲理。用最简单的词构造最简练的句子，以其跳跃性的词句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白，以平易近人的风格切近每一位读者，这就是沙拉莫夫的语言技巧。

沙拉莫夫不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但他现有仅存的4卷集小说和诗歌足以向世人证明他是俄罗斯的，也是世界的一流作家。他的美学思想体系是根植于俄罗斯文学大地，经过现代派文学的嫁接之后，栽于世纪之初，收获于世纪之末的杂交果实。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也认为自己是继承者，但不是俄罗斯人道文学的继承者，而是世纪初现代派的继承者。”（В.Шаламов 1998:383）

#### 四

80年代末，沙拉莫夫的作品开始陆续在俄罗斯公开问世，受到读者的欢迎和研究者的重视，从而在文学圈和读者群中出现了“沙拉莫夫热”。作者的生前好友、俄罗斯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副馆长伊琳娜·巴甫洛夫娜·西罗金斯卡娅亲自整理出版沙拉莫夫的遗著。到目前为止，除作家在世时已出版的5个诗集得以重新校订并再版外，他的小说、特写、和小品文也分别以单行本公诸于世，如：1989年出版的《松树的复活》和《左岸》、1992年的《科雷马故事》、1994年的自传中篇《第四个沃洛格达》、1996年的《我的几种生活》等，内容涵盖最完整、最全面的是1998年出版的4卷本《沙拉莫夫作品集》，它的前两卷包括作家的大部分散文和特写，第三卷是它的全部诗歌，第四卷是部分散文、小品文和书信。整理和出版工作目前仍在继续进行之中。短短的10年中，俄罗斯文学界对沙拉莫夫的生平、创作以及美学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更是硕果累累，各种评论文章、专著、回忆录和电影剧本不断出现。如：B.叶西波夫的《论沙拉莫夫的选集》、E.什克洛夫斯基写的关于沙氏的生平与创作的《论沙拉莫夫》、N.涅克拉索娃的《散文家瓦·沙拉莫夫的问题与诗学》、N.叶美利雅诺娃的回忆录《波塔波夫胡同轶事》、A.斯维里多娃的电影剧本《我的几种生活》、莫斯科大学教授E.沃尔科娃撰写的关于沙氏的美学现象的专著《沙拉莫夫的悲剧悖论》。近年来，国际上对沙拉莫夫的研究也呈上升趋势，西方各国以及美国、日本等国的专家学者更是领先一步，纷纷翻译他的作品和研究他的创作，先后4次在莫斯科和作家的故乡沃洛格达召开国际沙拉莫夫研讨会。1997年6月18日（作家90岁诞辰日），来自世界各地的沙拉莫夫研究者和俄罗斯文学界的学者以及沙拉莫夫的生活好友和集中营的难友几十人云集莫斯科，举行了为期两天的第四届国际沙拉莫夫研讨会。会议由西罗金斯卡娅主持。会上还成立了“沙拉莫夫基金会”，基金会旨在负责组织和出版沙拉莫夫全集，收集和出版有关沙拉莫夫的回忆录，并资助关于沙拉莫夫的研究工作。基金会会长由西罗金斯卡娅担任。会后还专门出版了论文集。目前，沙拉莫夫的名字在俄罗斯已是家喻户晓，就连中学生对他也很熟悉。俄罗斯中学现代文学教学大纲中也列入“沙拉莫夫的生平与创作”专题，甚至有的学校和老师在讲集中营文学时干脆用沙拉莫夫取代索尔仁尼琴，而沃洛格达师范学院的教授A.米凯欣则把沙拉莫夫提到集中营文学的第一位。

沙拉莫夫就是沙拉莫夫，他的功过与是非、成败与得失自有公论。他能走出“地狱”，但愿他也能进入“天堂”。而“天堂”则在俄罗斯人民心中。为此，笔者想借用E.格罗莫夫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旨在把沙拉莫夫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拙文：“沙拉莫夫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存在的奇迹。文中所述的一切并非有意要把沙拉莫夫奉为文学典范。他的作品及其世界观应当得到客观的批评分析。为此，我们将永远铭记：他是一个苦行僧、受难者，是俄罗斯悲剧存在的悲剧式的英雄。”

## 参考文献

- [1] Волкова Е.В. 1998 Трагический парадокс Варлама Шаламова [М]. М.  
[2] Шаламов В. 1996 Несколько моих жизней, М.  
[3] Шаламов В. 1998 том4, М.

## Shalamov — a Pioneer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Concentration Camp

Wu Jia-you

(Chinese Department of Huang Shan College, Huangshan 245021, China)

**Abstract:** The literature of the concentration camp is the outcome in a given historical period in Russia in the 20<sup>th</sup> century. It occupies a unique plate in the Russian literature of the 20<sup>th</sup> century. Shalamov, as a pioneer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concentration camp, tells the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everything in the camp with his own experiences and sincerity. He initiates the Russian literature of the concentration camp with his pure artistry. Nowadays, his works have been attracted and welcomed by more and more readers of the whole world. The article lies in introducing Shalamov in an round way to the Chinese readers to offer a few somewhat immature remarks to solicit other people's wise and mature opinions.

**Key words:** Shalamov; the literature of the concentration camp; artistic characteristic

收稿日期: 2004-02-05

作者简介: 吴嘉佑 (1955-) 男, 黄山学院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俄罗斯古典文学。

[责任编辑: 刘 银]